

越南北部艾話〔ts^h~s〕變異及 〔ts^h>s〕音變過程的語音兩讀現象

徐富美*

摘 要

越南艾話是客家話一種。本論文集集中討論越南北部艾話〔ts^h~s〕共時變異所反映的〔ts^h>s〕歷時音變。北部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當中，有多位同個發音人在同個語詞上產生發〔ts^h〕、〔s〕或〔s^h〕的語音兩讀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反映越南境內艾話〔ts^h>s〕的世代音變，同時也反映艾話音變過程的異質性。這種「語音漸變」特點，與詞彙擴散的詞彙漸變，以及語法化的新舊形式共存現象，分別在語音、詞彙和語法等不同層面上，反映出語言變化具有「異質並存」共性。此外，音變產生是由於越南艾人受到週遭其他族群的語言接觸影響，反映中國大陸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帶地理類型的語音特點。

關鍵詞：越南、艾話、客家話、語音兩讀、變異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The [ts^h ~ s] Variation and its Coexiste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s^h > s] Sound Change of the Ngai Language in Northern Vietnam

Hsu, F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s^h ~ s] variation in the Ngai language which is one sub-dialect of Hakka in Vietnam. The synchronic variation of [ts^h ~ s] in the Ngai language reflects the diachronic sound change of [ts^h > 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und change of [ts^h > s] in the Ngai language, many Ngai speakers pronounce the alternations between [ts^h], [s], and [s^h] on the same words. This phenomenon of alternations reflects both the generational sound change of [ts^h > s] in the Ngai language and its heterogeneity synchronically. The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of sound changes parallels the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of lexical diffus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sound change is due to the language contact of the Ngai language with other ethnic languages. Northern Vietnam and southwestern China are the essential areas where language contact occurs with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Variation, Coexistence, Ngai, Hakka, Vietnam

越南北部艾話〔ts^h~s〕變異 及〔ts^h>s〕音變過程的語音兩讀現象*

徐富美

一、越南是東南亞客家研究缺口

越南艾話屬於客家話一種，¹本論文討論越南北部艾話的〔ts^h~s〕變異及其音變的語音兩讀現象。客家研究除了研究臺灣的客家議題之外，也包括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東北亞地區的日本、韓國，以及其他國家等客家情況。就東南亞的客家研究而言，越南的客家調查報告或研究成果卻相對有限；越南成為東南亞客家研究的缺口。一方面與越南早期政治動盪、開放交流時間較短有關。越南開放只有短短近三十年，相關研究遠遠不及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其他東南亞國家豐富。另一方面則與越南國情有關。以致目前有關越南客家研究成果仍然非常有限。

在語言方面，越南的語言研究除了越、漢語的對比研究之外，其本土境內有關

* 本文初稿〈越南艾話的「出歸時」現象〉曾發表於 2016 年 12 月廣州中山大學與梅州嘉應學院所合辦「第 12 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補充改寫而成。筆者在赴越訪談艾人過程中，得到在臺灣留學的越南學生蘇美恆（Sú Nhì Múi）協助。在撰寫過程中，承蒙越南河內翰林院段文福（Đoàn Văn Phúc）教授、謝文通（Tạ Văn Thông）教授、范文嵐（Phạm Văn Lam）教授惠賜越文資料，臺灣中山大學張屏生教授惠賜粵西和海南的閩語資料，以及政治大學賀大衛（David Holm）教授惠賜廣西資料。又承蒙北京社會科學院羅美珍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何大安院士，以及臺中教育大學駱嘉鵬教授賜教。承蒙兩位審查委員提供意見，俾助文章有更好的呈現；然文責自負。越南學生克氏妝（Khắc Thị Trang）協助翻譯越南文獻，黃皇南（Huỳnh Hoàng Nam）協助校對越南文獻書目，越南中文教師梁裡生（Lương Lý Sáng）提供北江省艾人分佈修正意見。此外，中央研究院廖滋銘先生提供 QGIS 指導，學生林倅如協助繪製。本文是科技部 105-106 年研究計畫（MOST 105-2410-H-155-043-及 MOST 106-2410-H-155-026-）研究成果。謹此一併致謝。

¹ 從語音系統看，越南艾話屬於客家話一種。但根據受訪者說，他們所說的話不是客家話，而叫艾話（Ngai va）。本文沿用他們的稱呼。

漢語方面的調查研究十分有限。就客家研究而言，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客語研究，越南客家話的調查研究目前仍較為薄弱，學術界對這一帶的客方言了解較少。根據 2012 年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粵西地區的客家話被歸類為客語粵西片，而桂南的客家話仍舊屬於未分片方言島，與桂南相連結的北越艾話分布更付之闕如。本文對海外客語的研究，尤其是與桂南連成一片的客語分布，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

就目前所及，越南客家話研究有武伯雄（Vũ Bá Hùng，1972）、陳曉錦（2010）、吳靜宜（2010）以及徐富美（2016，2021）和 Hsu（2017）。但這幾篇都沒有涉及本文這種〔ts^h~s〕變異或音變現象。根據我們對越南艾話的初步觀察（徐富美，2016；Hsu，2017），越南艾話除了有繼承中國大陸客家話的若干語言特點之外，也有其特有的本土化現象，很值得研究。

本文與另一篇文章（Hsu and Nguyen，forthcoming）是姊妹之作，二者取自相同問卷來源，但在統計處理上有所不同。Hsu and Nguyen 一文著重處理南北差異，並沒有處理下文所討論的「中介音」；本文則把中介音獨立出來。除此之外，二者所探討的問題重點也不一樣，各自聚焦。Hsu and Nguyen 探討越南艾話在〔ɬ〕和〔ts^h〕兩個音上的南北差異；造成南北差異是受到鄰近不同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影響。本文則專門探討北部艾話〔ts^h〕這個特定的音，討論〔ts^h~s〕的共時變異及其所反映的〔ts^h>s〕音變過程。二文在探討〔ts^h〕音上有若干重疊，Hsu and Nguyen 一文先行完成，故必要時以本文引用 Hsu and Nguyen 方式呈現。

Hsu and Nguyen（forthcoming）以 Weinreich（1953）、Thomason and Kaufman（1988）、van Coetsem（1988）及 Winford（2005）等語言接觸理論，比較越南艾話〔ɬ〕和〔ts^h〕兩個音的南北語音變異。文中涉及艾話〔ts^h~s〕的南北語音差異，著眼語言外部的社會因素。本文在 Hsu and Nguyen 基礎之上，進一步討論越南北部艾話〔ts^h~s〕變異四方面問題。首先，討論越南北部艾話〔ts^h~s〕世代變異（variation）所反映的語音變化（change）意義。其次，討論越南北部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產生「語音兩讀」現象，包括產生中介音〔s^h〕，以及產生發〔ts^h〕、〔s〕及〔s^h〕音的語音兩讀變異現象。再者，就 Hsu and Nguyen 所說加以延伸，越南北部艾話〔tsh

~s〕世代變異的語言接觸，具有地理類型學意義。最後，我們推測北部艾話的〔ts^h〕音在 50 年前（1970 年代左右）還保存良好；但在 30 年前（1990 年代左右）則開始產生變化。

二、本文研究方法及立論意義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問卷統計方式進行。研究成果主要有兩方面的立論意義，一方面本文所探討現象反映語言的漸變共性意義，另一方面是這種現象反映語言的地理類型意義。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文用問卷統計方式，針對艾話的〔ts^h~s〕變異情況進行研究。以北越北江省陸岸（Lục Ngạn）縣作為觀察越南北部艾話〔ts^h~s〕變異的地點。北江省艾人主要分布在東半部山區，陸岸縣是艾人大本營，尤其集中分布在縣的東南方，靠近陸南（Lục Nam）縣和山洞（Sơn Động）縣交界的地方，形成一處集中的艾話方言島。（參附錄 1-3）這些艾人聚落大都是農村，以從事農作為主。現今有些年輕艾人會利用農閒時期到大陸打工，農忙再回來。

我們主要針對陸岸縣兩個村落進行，一個是新華（Tân Hoa）社物外（Vật Ngoại）村，一個是富潤（Phú Nhuận）社彩虹（Cầu Vồng）村的艾人，挨家挨戶隨機尋找願意受訪的艾人。根據越南 2019 年全國人口統計（Tổng cục Thống kê 統計總局，2020），北江省華族人數約 2 萬人（20,225 人），艾人雖是北江省華族人數大宗，但人數仍然有限。我們所訪問的村落只有一兩百戶艾人。此外，有些艾人不願意受訪，或是受訪中途不願意繼續，加上有許多 20 歲以下的受訪者都不會講艾話，沒有列入問卷資料當中，因此問卷數不多。問卷於 2016 年 8 月進行，請受訪者針對 10 個語詞發音

並加以記錄，這 10 個語詞的選取是找艾話中發〔tsh〕的常用詞，主要在清母字。² 本文有效問卷總共 105 份，其中男性 67 份，女性 38 份。年齡層和性別的問卷數列如下表 1：

表 1 北江省總問卷數

年齡層	問卷數		
	北越北江省		
	男	女	合計
61 歲以上	12	11	23
41-60 歲	24	17	41
21-40 歲	27	8	35
20 歲以下	4	2	6
合計	67	38	105

問卷結果顯示，越南艾話的〔ts^h~s〕變異在男女性別以及教育程度上沒有明顯差異，在年齡層上則有顯著不同。下文的問卷統計把性別及教育程度等變項排除討論，只集中討論年齡層的變異。

（二）語言具有「異質並存」的漸變共性

認為語言具有「異質並存」的漸變性質是比較晚近的看法；這在「詞彙」以及「語法」上已經有相關探討。詞彙上有詞彙擴散（lexical difusion）理論，語法上則有語法化（grammaticazation）的並存（coexistence）現象。本文以「異質並存」說明語音現象，以與詞彙及語法等不同層面，共同凸顯語言「漸變」的普遍性。這是本文補上語音缺口的理論貢獻。

在詞彙上，王士元（1982）及王士元、沈鐘偉（1991）針對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s）所說「語音規則無例外」及「語音漸變、詞彙突變」觀點，提出「語音突變、詞彙漸變」的不同看法。他們認為語言具有有序的異質性，語音變化是突變的，在詞彙中的擴散則是漸變的。相比於新語法學派，詞彙擴散理論更強調音變的中間階段。下表「詞 2」和「詞 3」就表現出詞彙在音變過程產生變異現象：

² 這 10 個語詞參表 4 及附錄 4。北江省艾話聲母系統參表 7。

表 2 詞彙擴散

詞 \ 階段	未變	變異	已變
詞 1			詞 1
詞 2		詞 2~詞'2	
詞 3		詞 3~詞'3	
詞 4	詞 4		
詞 5	詞 5		

表 2 中詞 1 已經產生變化，詞 4 和詞 5 尚在未變階段，而詞 2 和詞 3 則在共時變異階段。艾話同一位發音人的語音兩讀現象，不只在詞彙上，也在語音上說明語音演變並非都是突變，音變也會有過渡階段的變異兩讀可能。

在語法化上，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 49) 提到語言從 A 形式語法化到 B 形式，會有一個「A 與 B」共存的中間橋接階段：

$$[A] > [A/B] > [B]$$

下文將討論越南北部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當中產生語音兩讀現象，這種語音現象與詞彙擴散以及語法化過程的並存現象具有共性，表現出語言的有序異質性（orderly heterogeneity）。王士元（1982 : 38）也說：「可能還有極少數類型的變化，在語音上是漸變的。」

在此要說明的是，本文這種「異質並存」的漸變性質與 Labov (1972) 的有序異質性不同。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 (Saussure) 提出語言是一個系統的看法，這個語言系統是一個「同質」而「有序」的系統。Labov (1972) 則把「異質」和「有序」放在一起作為語言系統的特性，突破索緒爾以來把語言認為是「同質」而「有序」的看法。Labov 研究發現，紐約人發不發〔r〕音與社會階層大有關係，其所講異質性因不同發音人而異。而本文所探討越南北部艾話這種〔ts^h〕>〔ts^h/s^h/s〕>〔s〕現象，反映從〔ts^h〕音變到〔s〕音的中間過渡階段的異質性。也就是說，同一位發音人就表現出幾個不同的發音變異現象。這種異質性是發生在同一位艾人身上，而且有許多位艾人都是如此。

總結來說，詞彙擴散的漸變，以及語法化的共存，分別在詞彙層面以及語法層面反映語言具有異質共存現象的話，那麼，本文所探討越南北部艾話的語音兩讀變

異情況，就不僅只是反映越南境內的艾話情況，同時也在語言理論的語音層次上，說明語音變化的異質性，具有理論貢獻。

（三）大陸西南與越南北部的地理類型意義

下文第五節（二）小節將會指出，越南北部艾話這種〔ts^h~s〕變異，具有地理類型學意義。大陸西南與越南北部的民族眾多，是頻繁發生語言接觸的區域。語言接觸的地理類型地區發生在廣東西部、廣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一帶；越南北部成為越南艾話發生〔ts^h>s〕音變的重要地方。辛世彪（2013：232）引 David B. Solnit（蘇大衛）說，海南閩語、臨高語和越南語這三種語言早期可能發生過語言接觸，最早發生接觸的地區在中國大陸廣東西部、廣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³

越南和中國邊界接壤，跨境民族很多。中越兩國劃分民族標準不同，因此中越兩國跨境民族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越南把族群劃分得較多。范宏貴（2004：320）提到，中越兩國所劃分民族不完全一致。有些是兩國相同的，如京（越）族。但也有中國劃分為一族，而越南則劃分為多族，如中國的壯族是一個族，越南則分成岱、儂、布標（Pu péo）、拉基（La Chí）和山澤（Sán Chay）等五個族。有關中國大陸境內相關民族語言情況，京語有〔ts^h〕和〔s〕自由變讀現象；一般地說，民族詞和老詞讀〔s〕，而粵方言借詞讀〔ts^h〕。壯語沒有〔ts^h〕音。侗語〔ts^h〕音是吸收漢語新借詞而增加的新音位，多出現在青年人口中。⁴另外，張均如（1983）和韋樹關（1998）也說，壯侗語族塞擦音是後來產生的。這些跡象表明，許多民族本族語都沒有〔tsh〕音，有的話也是從漢語借來的。

本文討論越南北部艾話的〔ts^h~s〕變異及其音變過程，越南艾人由於地處無法分辨〔ts^h〕與〔s〕的地理類型語境中，這個分辨的心理意義就相對減弱。那麼，越南北部就成為艾話發生〔ts^h>s〕音變的重要地方；艾話這個具有地理類型特點的特點值得探討。

³ 感謝審查者指出，海南人唸普通話〔ts^h〕、〔tɕ^h〕、〔tɕ^h〕會唸成〔s〕，倒是沒有唸成〔ts〕、〔tɕ〕、〔tɕ〕的情況。

⁴ 京語參歐陽覺亞等（1984）與王連清（1984）；壯語參韋慶穩等（1980）；侗語參梁敏（1980）。

三、北部艾話的〔ts^h~s〕世代變異與〔ts^h>s〕音變

語言會受到語言內部或外部等原因而產生變異和變化現象。越南艾話從中國進入越南，因語言接觸而產生語言變異和變化。所謂「變異」是指語言因語境因素而產生一組不同形式的語言現象；而「變化」則是指語言因為語境因素而產生的語言演變。本文以社會語言學的年齡層來觀察越南艾話的語音變異；語言在年齡層上的共時變異可以反映歷時音變。

最早把年齡層的世代變異作為音變研究的，是 Gauchat 在 1905 年對瑞士境內 Charmey 法語方言所做的調查。⁵王士元、沈鐘偉（1991：17）指出，年齡層的研究有兩方面意義：（1）音變是可以直接觀察的；（2）年齡差異可以反映語言的時間差異。這麼看來，年齡層的語言變異是時間的共時反映，在音變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越南北部艾話 60 歲以上老年受訪者多半發〔ts^h〕音，發〔s〕音比例比較少。60 歲以下中壯年受訪者發〔ts^h〕音人數比例急速下滑，變成發〔s〕音。隨著年齡層下降，發〔ts^h〕的比例有漸次變少的趨勢，而發〔s〕音比例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到了 20 歲以下艾人則多半都不會講艾話了。

除了上述所說，越南北部這種〔ts^h~s〕變異反映年齡層的變異之外，我們認為，〔ts^h~s〕變異是從發〔ts^h〕音變成〔s〕音，而不是從發〔s〕音變成〔ts^h〕音。基於三個理由：（1）從整體看，世代差異的語音變異往往反映歷時變化。（2）從個別家庭看，有好幾個家庭，在同一戶中就可以直接看出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語音正在產生改變。祖父、父親輩的還有發〔ts^h〕音，到了兒子、孫子輩則已經變成發〔s〕音。（3）從小孩子上學受影響看，有一戶人家有兩位小朋友，一位 14 歲在讀書，另一位 7 歲當時還沒上學。較年長的小朋友 10 個語詞當中有 9 個發〔s〕音，只有 1 個發〔ts^h〕音；倒是還沒讀書的小朋友有 7 個語詞發〔ts^h〕音，只有 3 個發〔s〕音。這兩位小朋友出自同一個家庭，之所以會產生不同，是因為較年長的小朋友讀了書，

⁵ 參徐大明等（1997），以及王士元、沈鐘偉（1991）。

受到越南話影響；而還沒讀書的小朋友則保存比較多的發〔ts^h〕音。

這樣看來，越南北部艾話這種〔ts^h~s〕變異是一種變化。北部艾人大部分都將從發〔ts^h〕音，漸漸變成發〔s〕音了。北越艾話這個變化還正在進行，估計經過一段相當時間以後，發〔s〕這個音的比例會逐漸擴大。

四、北部艾話〔ts^h>s〕音變過程的語音兩讀現象

越南北部艾話有個特色值得一提，那就是在〔ts^h>s〕音變過程中，產生「語音兩讀」現象。下面分兩個小節討論。第（一）小節討論在〔ts^h>s〕音變過程中，產生非音位性的中介音〔s^h〕。第（二）小節說明在〔ts^h>s〕音變過程中，產生發〔ts^h〕、〔s〕及〔s^h〕音的語音兩讀變異現象。分別敘述如下：

（一）產生非音位性的中介音〔s^h〕

北部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中，產生中介音〔s^h〕。受訪發音人在發某個特定語詞時，有時會產生發〔ts^h〕、〔s〕或〔s^h〕音的語音變異。發〔s^h〕音有很強氣流，用耳朵就可以聽得很明顯。這個中介音〔s^h〕並不構成音位上的對比。

越南北部艾話這個〔s^h〕音在粵西閩語也有。張屏生（2014）討論粵西徐聞縣閩語時發現，有部分例字在其他閩南話讀成〔ts^h〕的，在徐聞話則唸成〔s^h〕。張屏生以詞彙上語音差異來說明徐聞話的〔s^h〕和〔s〕兩讀變異。文中（頁30）說，徐聞話的〔s^h〕和〔s〕是有定分音，與〔i〕起頭的韻母相拼音節唸〔s〕，與〔u〕起頭的韻母相拼音節唸〔s^h〕。他在音位上把〔s^h〕音處理成/s/。本文著重觀察不同個體的發音人在不同年齡層的變異情況。二者著眼點不同，但都說明送氣擦音〔s^h〕具體存在，不是推論所得。

此外，辛世彪（2005，2013）也提到，⁶藏緬語有這種送氣擦音。其文中提到有

⁶ 參辛世彪（2005：108）及辛世彪（2013：146-147、227）。

數量不等的送氣擦音〔f^h〕、〔s^h〕、〔x^h〕、〔ɕ^h〕。如下面方言：

藏語：康方言（德格話、巴塘話）；

安多方言（澤庫話、拉卜楞話、祁連阿力克話）

白語：劍川方言（鶴慶土語）

黎語：本地方言（元門土語）

結合張屏生（2014）及辛世彪（2005，2013）說法，我們認為，北部艾話這種非音位性的中介音〔s^h〕具體存在。⁷

（二）語音兩讀：〔ts^h〕、〔s〕及〔s^h〕音的變異

越南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當中，除了產生非音位性的中介音〔s^h〕之外，並且有多位同個發音人在同個語詞上發〔ts^h〕、〔s〕或〔s^h〕變異的「語音兩讀」現象。北部艾話這種發〔ts^h〕、〔s〕或〔s^h〕音的語音兩讀現象，反映在下面幾個方面：

1、〔ts^h〕、〔s〕或〔s^h〕之間產生自由變異

越南北部艾話有許多位受訪者，他們的發音在〔ts^h〕、〔s〕或〔s^h〕之間產生自由變異現象。當發音人重複發音時，他們有時發稍為偏向〔ts^h〕，有時發稍為偏向〔s〕，有時又發為〔s^h〕音。發〔ts^h〕、〔s〕或〔s^h〕音呈現不穩定現象。他們發〔ts^h〕、〔s〕或〔s^h〕音往往不能截然劃分，這也造成我們無法立判分明是發哪個音。

我們認為，越南北部艾話在〔ts^h>s〕音變過程當中，從發〔ts^h〕音變成發〔s〕音，有經過中介音〔s^h〕過渡階段。〔ts^h〕當中的〔t〕塞音消失後，其送氣氣流仍然保存，變成中介音〔s^h〕。換句話說，中介音〔s^h〕的存在反映了塞音氣流除阻後，其送氣氣流並沒有馬上消失，而轉移到擦音身上。擦音〔s〕本身就是送氣的音；而〔s^h〕的氣流比〔s〕更強，是瞬間爆發的氣流。不只如此，〔ts^h>s〕音變還經過下面的語音兩讀過程：

〔tsh〕>〔tsh/sh/s〕>〔s〕

⁷ 北京社會科學院羅美珍教授也曾在會議上針對此文看法提供佐證，她說黔東苗語就有〔s^h〕、〔f^h〕和〔ɕ^h〕等送氣擦音。

我們在許多位受訪者身上看到這種變異的過渡階段。問卷結果如表 3。⁸

表 3 北江省問卷統計

年齡層	北越北江省 (105 份)			
	ts ^h	s	兩讀	不會講
60 歲以上	7.0	2.0	1.0	0.0
41-60 歲	2.6	4.7	2.6	0.1
21-40 歲	1.4	6.4	1.2	1.0
20 歲以下	1.3	3.7	0.0	5.0

表 3 中「兩讀」是指發音人重複發音時，會出現發〔ts^h〕、〔s^h〕或〔s〕等不同語音變異。⁹從表 3 看，有語音兩讀情況佔有一定比例。越南艾話產生兩讀變異的年齡層主要發生在 41-60 歲之間。根據觀察，這個中介音階段目前還正在發生。

2、發音人有個別差異

此外，艾話發音人對發音也有個別差異。同一位艾人對不同語詞的發音都不一樣。例如有一位受訪者在 10 個語詞當中，有 2 個發〔ts^h〕，6 個發〔s〕，另有 2 個產生兩讀變異。另一位受訪者則有 1 個發〔ts^h〕，1 個發〔s〕，另有 8 個產生兩讀變異。情況不一而足。

3、語詞的語音變體有個別差異

再者，在我們所紀錄 10 個語詞當中，每個語詞的兩讀情況也都不一樣。如下面表 4。¹⁰

表 4 個別詞彙變異情況

編號	例字	北越北江省 (105 份)				合計
		ts ^h	s	兩讀	不會講	
1	「蟲」e	32	40	27	6	105
2	買「菜」	38	41	21	5	105
3	「賊」e	25	59	12	9	105

⁸ 表中所列數據是以每個人發 10 個語詞的「十分之比」，然後再統計所有人的平均數。下同。

⁹ 我們請發音人針對這 10 個語詞重複發音。發音人所發音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有些發音人在某些語詞上重複發音時，會發出不同變異的音，我們列為「兩讀」變異。

¹⁰ 表 4 中的數字是指受訪者「份數」。

4	「出」來	35	38	24	8	105
5	一「千」文	42	34	24	5	105
6	初「七」	22	70	8	5	105
7	牙「齒」	32	48	17	8	105
8	「請」人客	25	62	9	9	105
9	地生「草」	33	45	20	7	105
10	坐「車」	39	47	14	5	105

從表 4 看，每個語詞發生變異的情況並不一致。本文問卷統計的語詞只有 10 個，但已經非常複雜，足以說明詞彙之間的異質特性。

五、北部艾話〔ts^h>s〕的音變環境

造成越南北部艾話〔ts^h>s〕音變及其音變過程的語音兩讀現象，有其特有語境。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艾話與其他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另一方面是越南北部具有地理區域類型的語言特徵。下面第（一）小節討論艾話與其他民族的語言接觸。第（二）小節討論越南北部具有類型特徵的地區意義。

（一）與其他族群的語言接觸

Hsu and Nguyen (forthcoming) 已經提出，越南北部艾話的〔ts^h>s〕音變是受到周遭其他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影響，包括京族 (Kinh)、儂族 (Nùng)、岱族 (Tày) 等族群。由於艾人村落附近其他民族語言都沒有〔ts^h〕這個音，艾話受到語言接觸影響，這個音逐漸產生變化。¹¹

本文進一步認為，這種語言接觸說法還可以說明越南北部艾話在不同村落的內部表現差異。北越的艾人受訪者主要在北江省陸岸縣兩個村落進行，一個是新華社物外村，一個是富潤社彩虹村。這兩個村落問卷數如表 5。

¹¹ 這些民族語言的情況已見於 Hsu and Nguyen (forthcoming) 一文，故在此不多作說明。

表 5 物外村及彩虹村問卷數

年齡層	問卷數 (99 份) ¹²	
	物外村	彩虹村
61 歲以上	12	9
41-60 歲	20	19
21-40 歲	23	10
20 歲以下	4	2
總份數	59	40

問卷結果顯示，物外村和彩虹村這兩個村落艾話〔ts^h〕音變差異情形列如表 6。

表 6 物外村與彩虹村比較

年齡層	物外村 (59 份)				彩虹村 (40 份)			
	ts ^h	s	兩讀	不會講	ts ^h	s	兩讀	不會講
61 歲以上	8.9	0.8	0.3	0.0	4.9	3.7	1.4	0.0
41-60 歲	3.7	3.4	2.9	0.0	0.8	6.4	2.6	0.2
21-40 歲	1.5	7.1	1.4	0.0	1.3	4.4	0.9	3.4
20 歲以下	2.0	5.5	0.0	2.5	0.0	0.0	0.0	10

從表 6 看，物外村 60 歲以上老年人大部分發〔ts^h〕音，到了年輕一輩就變成大部分發〔s〕音。另一方面，彩虹村艾人有比較多比例不會講艾話，尤其年紀越輕，這種現象越明顯。60 歲以上艾人發〔ts^h〕音和發〔s〕音還差不太多，但到了 41-60 歲年齡層則急速變成發〔s〕音。

艾人在聚落的人口比例不同，造成物外村和彩虹村在保留〔ts^h〕音上的表現產生差異。物外村艾人人數較多，而且聚落比較集中；而彩虹村艾人人數較少。物外村艾人因為人數較多，其保留〔ts^h〕音情況也比彩虹村要好。

臺灣閩南語關廟方言沒有〔ts^h〕音，這種現象稱為「出歸時」現象。洪惟仁、簡秀梅（2012）認為關廟方言「出歸時」特色源自漳州漳浦縣，這種現象具有音韻演變的自然動機。陳淑娟（2004）則認為關廟方言「出歸時」現象是受到語言接觸影響。西拉雅語沒有〔ts^h〕音，關廟方言受到西拉雅語底層影響，加上漢移民漳浦

¹² 我們在北越訪談 105 份有效問卷，有 99 份是物外村及彩虹村，另外有 4 份是新木（Tân Mộc）社，2 份是新光（Tân Quang）社。在此只列物外村及彩虹村，因此只有 99 份。彩虹村的艾人人數較少，故問卷數也較少。

方言的交互作用而形成。洪惟仁、簡秀梅從語言內部提出解釋，陳淑娟則偏重從語言外部提出解釋，二者都有一定學理基礎。我們認為，越南北部艾話受到其他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影響，由於語言接觸的外部因素促發，導致越南北部艾話產生〔ts^h>s〕音變。

（二）〔ts^h~s〕變異的地理類型意義

辛世彪（2005，2013）討論海南閩語時有類似本文的〔ts^h~s〕變異現象。其文中討論海南閩語送氣音的消失是由語言接觸所引起，漢語南方方言送氣音的消失很可能都與古百越語的語言影響有關。海南閩語是內陸閩語在臨高話影響下形成的，其各地內部差異與它們受當地黎語、村語等少數民族語言影響有關。文中還提到，藏緬語及侗台語的變化可以旁證送氣塞擦音與擦音之間存在一種緊密關係，使得〔ts^h〕和〔s〕之間比塞音與擦音之間更為接近。例如黎語，送氣塞擦音和擦音幾乎不對立，〔ts^h〕常讀為〔s〕或〔ɕ〕。東方、保亭、陵水和三亞等地黎語，幾乎沒有遇到送氣塞擦音，頂多聽起來像帶送氣的擦音〔s^h〕。送氣塞擦音和擦音不對立。

漢語語音史上〔ts^h~s〕的變異現象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中古時期六朝江東方言已經有「塞擦音和擦音不分」現象。南朝梁、陳之間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音辭篇》中已經提到中古南朝南方人「從邪不分」情況。在閩南語方面，閩南語在不同地區也產生「出歸時」現象。嚴棉（Sung，1986）指出，閩南方言送氣塞擦音聲母〔ts^h〕在漳浦方言都變成擦音〔s〕。洪惟仁、簡秀梅（2012：181）提到福建惠安縣崇武方言也讀為〔s〕。張振興（1986）提到雷州半島徐聞話〔ts^h〕都變為〔s〕；個別字有兩讀，一般讀〔s〕的是白讀，讀〔tsh〕的是文讀。辛世彪（2005，2013）討論海南閩語送氣音的消失自北而南漸次演變為擦音。本文所說〔ts^h>s〕變異及其音變的語音兩讀現象與上述這些情況並不相同，但都說明這種塞擦音和擦音之間的〔ts^h~s〕變異是可能產生的。

結合辛世彪（2005，2013）、張屏生（2014）、閩南語「出歸時」現象，以及上文第二節（三）小節幾個少數民族語言等諸多方面說法，「送氣塞擦音產生擦化」現

象多發生在大陸南方及西南地區，與越南北部成為比較集中發生的地區。越南北部艾話這個語音特點具有地理類型特徵。¹³

六、北部艾話〔ts^h〕音的保存與消失

我們認為，越南北部艾話的〔ts^h〕音在 50 年前還保存良好，但現在已經產生變化；這個變化還在進行當中，說明如下。

（一）北部艾話〔ts^h〕音變化的時間推估

根據 Hsu and Nguyen (forthcoming) 文中提到，越南艾話〔ts^h〕音在南部同奈省 (Tỉnh Đồng Nai) 還保存得很好，基本上並沒有產生音變。南越同奈省艾人是從北越移民到南越的，遷移時間大約是 1954 年日內瓦協議之後。南越同奈省艾話保存〔ts^h〕音情況，反映 65 年前北越這個〔ts^h〕音應當還保存得不錯。

我們推估，北越艾話〔ts^h~s〕變異現象大約發生在 1978-1979 年中越衝突導致華人大量移出北越之後，也就是近 40 年內。如果再考量艾人大約在上小學 3-5 年之後（約 10 來歲左右），逐漸受到越南話影響而產生變異，那麼大約是 30 年前，也就是 1990 年代左右。這些人現在已經 40 歲以上，符合上文所說，語音兩讀現象發生比例最多的是在 41-60 歲年齡層。整體而言，越南艾話〔ts^h~s〕變異產生時間大約在 1990 年代開始發生，並且一直持續到現在。按照目前北越年輕一輩艾人的艾話使用情況來看，北越艾話送氣塞擦音〔ts^h〕有可能在 30 年之內即完成擦化過程；更有甚者，是艾話消失不會說了。

越南艾人族群在越南民族屬於少數中的少數，現在北越北江省艾人大部分都講越南話，第三代艾人會講艾話的已經很少。越南老一輩艾人主要溝通語言是艾話，但經過時間推移，年輕一輩艾人主要溝通語言已經變成越南話。以老、中、青三代

¹³ 感謝審查者提供資訊，臺灣的平埔族也有把〔ts^h〕唸〔s〕的現象。

來看，中年和青年兩代艾人基本上已經不會講艾話，都講越南話了。越南政府每 10 年一次在河內舉行 54 民族代表大會，但並未對這些少數民族語言做出相關的語言保護政策。根據一位太原省 (Tỉnh Thái Nguyên) 艾人受訪者 (1960 年生) 說，他曾於 2010 年代表「艾族」參加大會。¹⁴ 這位受訪者還會講艾話，但他的小孩與分別就讀中學及小學的孫子則都已經不會講了。我們推估未來下一代越南艾話保存將岌岌可危。

(二) 本文與武伯雄 (1972) 的〔ts^h〕音比較

武伯雄 (1972) 是有關越南艾話語音系統的一篇重要文獻。其研究是根據 1966 年在河北 (Hà Bắc) 省陸岸縣，¹⁵ 以及 1967 年在廣寧省 (Tỉnh Quảng Ninh) 芒街 (Móng Cái)，對華人語言所進行的兩次調查報告。武伯雄所討論的華語語音系統，主要是白話 (Pạc và, 一種廣東話) 與艾話兩個漢語方言，文中內容詳於白話而略於艾話。其中河北省陸岸縣艾話是武伯雄作為艾話語音系統的基礎。

本文北部艾話的語音系統在〔ts^h〕音上與武伯雄 (1972) 有所不同。武伯雄的艾話聲母系統沒有〔ts^h〕音；而本文所調查的艾話語音系統則有〔ts^h〕音。我們認為，武伯雄 (1972) 的語音系統未必是反映越南北部艾話在 50 年前就已經消失〔ts^h〕這個音。

我們先把本文及武伯雄 (1972) 二者的語音系統比較如表 7。¹⁶

¹⁴ 越南艾人分屬於「華族」及「艾族」，參徐富美 (2021)。

¹⁵ 河北省是舊稱，1962 年置省，1996 年分割為北江 (Bắc Giang) 和北寧 (Bắc Ninh) 兩省。參維基百科「北寧省」條，《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F%A7%E7%9C%81>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上網)。

¹⁶ 武伯雄多列出〔w〕和〔j〕這兩個半元音，並說半元音有許多語音屬性像母音，只在不同母音的音節扮演尾音角色。我們暫且忽略不計。

表 7 北越艾話聲母系統比較

武伯雄 (1972)					本文				
1966 ¹⁷					2016				
19 個					19 個				
p	p ^h	m	f	v	p	p ^h	m	f	v
t	t ^h	n	l	ɬ	t	t ^h	n	l	ɬ
c		ɲ							
k	k ^h	ŋ	h		k	k ^h	ŋ	h	
ts			s		ts	ts ^h		s	z
Ø					Ø				

我們把表 7 聲母系統除掉相同語音，專注有差異的部分，再簡約成表 8。

表 8 聲母系統差異

越南艾話	
武伯雄 (1972)	本文
c、ɲ	-
-	ts ^h 、z

從表 8 看，武伯雄 (1972) 和本文艾話聲母系統都是 19 個，但各有兩個是對方所沒有的。

如果我們把〔c〕、〔ɲ〕和〔z〕三個音的差別當成同位音 (allophones) 語音變體而忽略不計的話，那麼所剩下〔ts^h〕音則是二者語音差異關鍵。也就是說，兩種艾話聲母系統最大不同在於送氣塞擦音〔ts^h〕的有無。其他〔c〕、〔ɲ〕和〔z〕三個音可以由音位 (phoneme) 概念來解釋，這牽涉到是否把這些語音處理成獨立音位的問題。在〔z〕音方面，客語古影、喻母字有一部份讀〔z〕，乃因在前元音〔i〕音節首摩擦增強而產生。在〔c〕和〔ɲ〕方面，武伯雄的系統有這兩個音，這兩個音都是後面接細音〔i〕所產生的顎化現象。武伯雄〔ɲ〕這個音，可以和臺灣客語〔ŋ〕或〔ɲ〕相對應。¹⁸

武伯雄把〔c〕和〔ɲ〕獨立成兩個音位處理，可能是受到越南話影響。下面是越南河內話聲母系統：¹⁹

¹⁷ 武伯雄 (1972) 的北越艾話系統是 1966 年所調查的艾話研究。

¹⁸ 臺灣客家話這個聲母，有些學者用〔n〕，如羅肇錦 (1985)；有些學者用〔ɲ〕，如張屏生 (2012)。

¹⁹ 參 Huynh (2013 : 265)。

表 9 河內話聲母語音系統

河內					
21 個					
p	b	m	f	v	
t	t ^h	d	n	s	z l
c		ɲ			
k		ŋ	x	ɣ	
ʔ			h		
Ø					

越南話有〔c〕和〔ɲ〕兩個音位，有可能就是導致武伯雄把艾話處理成有〔c〕和〔ɲ〕兩個音位的來源。

武伯雄（1972）艾話系統沒有〔ts^h〕音，這在推論上有三種可能：（1）當時越南艾話已經消失這個音；（2）當時有一部份艾話正在消失這個音；（3）武伯雄漏記〔ts^h〕這個音。

第一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北越北江省有一部份艾話還保留〔ts^h〕這個音，而且上文第六節（一）小節提到，南越同奈省艾話有〔ts^h〕這個音，還保留得很完整。艾人從北越移民到南越的遷移時間是 1954 年日內瓦協議之後，距離 1966 年所記錄時間已經十多年。如果當時這個音已經消失，那麼就要另外解釋，這些移民到南越的艾人何以後來又產生這個音。

再者，〔ts^h〕這個音在客家次方言中是很普遍的音。根據我們的訪談，越南艾人主要是從桂南移民而來，有些受訪者還知道是來自廣西防城港，目前與大陸族人有一定聯繫，甚至還會回大陸掃墓等。我們檢索廣西客家話以及粵西客家話相關文獻，如李如龍等（1999）、陳曉錦（2004）、謝建猷（2007）、劉村漢（2011），以及 1998 年《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等，都有〔ts^h〕這個音。

此外，在音理上，〔ts^h>s〕的語音演變比〔s>ts^h〕容易解釋。洪惟仁、簡秀梅（2012）觀察臺灣閩南語關廟方言「出歸時」現象。他們認為，世界上有很多語言沒有送氣特徵，送氣塞擦音是有標音，容易變成無標音。無論是語言自然的演變，或是語言移借的音韻對應，由有標的塞擦音變成無標的擦音是自然趨勢；但這個現象不必然發生。洪惟仁、簡秀梅認為舌冠音（coronal）之中最無標的是擦音〔s〕。世

界上語言幾乎絕大多數語言都有〔s〕聲母，也有塞音聲母〔t〕，但是不一定有塞擦音聲母〔ts〕。塞擦音的發音方法要阻塞之後遲放，令舌尖與上顎摩擦，是一個難發音的有標音，很多語言都沒有塞擦音。至於送氣塞擦音也很有標，世界上很多語言都沒有送氣特徵；清送氣塞擦音是有標音中的有標音。無論是語言的自然演變或語言移借的音韻對應，由有標的塞擦音變成無標的擦音是自然趨勢。

第二種可能是武伯雄所記錄的越南艾話當時，已經有一部份艾人正在消失這個音，但還有一些艾人保留這個音；而武伯雄所記錄的發音人，是已經消失這個音的對象。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也不大。從 Hsu and Nguyen (forthcoming) 的研究看，越南艾話〔ts^h〕這個音的保存與否，受到艾人（或華人）人口數量與越南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口數量比例影響很大。就武伯雄所稱，當時北江省華人人數就有 18 萬之多。如果說南越同奈省華族目前不到 10 萬人，就能讓艾話保存〔ts^h〕這個音，而且還保留得很完整的話，那麼 18 萬人口數也可能可以保存〔ts^h〕這個音。

我們認為是第三種可能。理據是越南語沒有這個音，其他許多民族語言也都沒有這個音，因此武伯雄並未辨識出這個音而漏記。質疑佐據來自武伯雄（1972）所記錄越南艾話及白話都只有 4 個聲調，文中白話語音系統也是沒有這個音。如果連同上面所說硬顎音〔c〕也沒有送氣音一起觀察，那麼越南話送氣音並不普遍，甚至沒有成系統對立現象。越南話沒有塞擦音，以及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尤其是送氣塞擦音，有可能是影響北越艾話沒有送氣塞擦音的重要因素。

此外，越南語沒有送氣塞擦音〔ts^h〕，也造成越南人在學習中文時，常常發生偏誤現象，把送氣塞擦音發成不送氣音。傅氏梅、張維佳（2004：73-74）提到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聲母時，發〔ts^h〕音的偏誤比例最高的是發成〔s〕音。文中（頁 78）又說：「在越南語中，沒有塞擦音，而且送氣／不送氣也不是聲母系統重要的區別特徵。這是越南學生漢語聲母學習的最大阻礙。」如「從」、「此」的聲母〔ts^h〕都發成〔s〕。不只如此，越南其他民族語言的語音系統也沒有〔ts^h〕這個音。我們觀察中國境內這些相關民族語言，也都沒有〔ts^h〕這個音。

七、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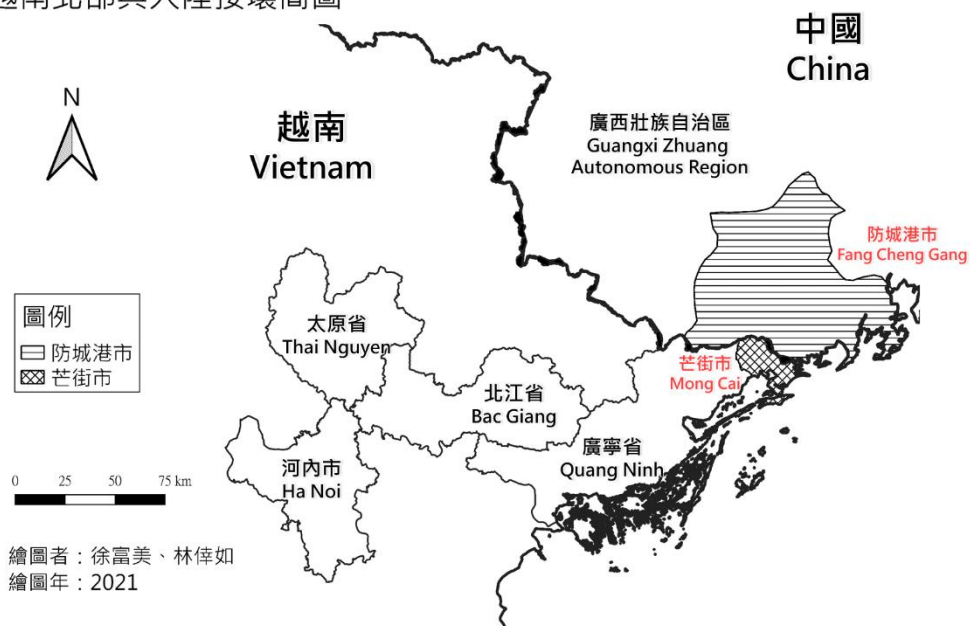
漢語語音史上〔ts^h~s〕的變異現象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以越南北部北江省艾話作為觀察對象，以問卷統計方式討論艾話〔ts^h~s〕的語音變異及其音變現象。研究成果有以下兩個貢獻：(1) 在語言理論上：本文討論越南北部艾話這種「語音漸變」特點，與詞彙擴散的詞彙漸變，以及語法化的新舊形式共存現象，分別在語音、詞彙和語法等不同層面上，反映出語言變化具有「異質並存」共性，具有理論意義。(2) 在地理類型上：本文研究不僅有助於瞭解越南境內艾話的語言接觸情況，並且有助於瞭解越南北部與廣東西部及廣西南部所連成一片的地區，反映出語言地理類型的語音特徵。

語言演變主要有兩種因素，內部演變和外部演變。若從語言內部的自發性演變解釋，需要更多語言音理上的說明。本文從語言外部的語言接觸來說語音變化，基於兩個原因：(1) 目前我們無法解釋，何以有許多地方的〔ts^h〕音都沒有發生變化，只有這個區域產生變化。(2) Hsu and Nguyen (forthcoming) 已經指出，其他許多民族語言都沒有〔ts^h〕這個音，用語言接觸說法能夠說明何以〔ts^h〕產生變化。

本文討論艾話單個音的變異及變化情形，未就整個音類系統做討論。在單個音的代表意義上，單單透過一個語音變化，是否可以看出地理區域上的類型變化？此外，引發音變的條件不只聲母，還牽涉整個韻母、聲調，甚至詞彙及語法情況等，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檢驗。

附錄 1：艾人移民中越邊境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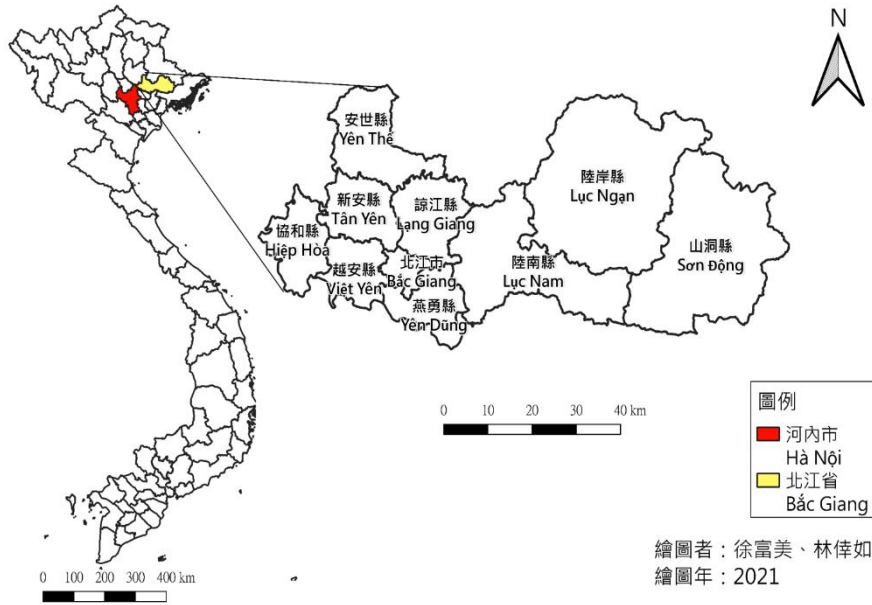
越南北部與大陸接壤簡圖



說明：此圖參徐富美（2021：173）並稍加修改。越南北部艾人從中國大陸移民，是從廣寧省的芒街口岸入境，然後陸續移民至北江省及太原省。後來有一部份艾人移民至越南南部。

附錄 2：越南北部「北江省」地理位置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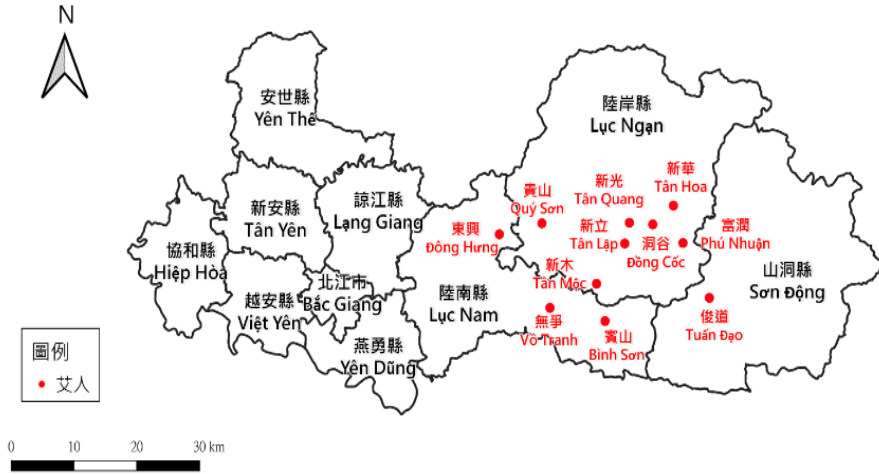
北江省地理位置圖



說明：越南地圖像一個「S」形，中間細長。北江省就在越南首都河內市的東北方。

附錄3：越南北部「北江省」艾人分布簡圖

北江省艾人分布圖



繪圖者：徐富美、林倬如
繪圖年：2021

說明：此圖參徐富美（2021：195）並稍加修改。北江省地圖像一隻蝴蝶，中間細而兩邊寬，總共有 10 個縣市。西半部有 7 個縣，分別是 1 個北江市，以及協和（Hiệp Hoà）、安世（Yên Thế）、新安（Tân Yên）、越安（Việt Yên）、諒江（Lạng Giang）和燕勇（Yên Dũng）等 6 個縣。西半部大多是平原，每個縣的幅員比較小；區域最小的是北江市。東半部是陸岸、陸南和山洞等 3 個縣，大多是山區，每個縣的幅員比較大。艾人主要分布在東半部山區，陸岸縣是艾人大本營，尤其集中分布在縣的東南方，靠近陸南和山洞交界的地方，形成一處集中的艾話方言島。

附錄 4：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年齡：_____年出生
2. 性別：男 女
3. 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小學 中學 大專以上
4. 說「艾話」的流利程度：完全聽不懂 會聽不會講
會講一點 還可以 很流利
5. 說「廣東話（白話）」的流利程度：完全聽不懂 會聽不會講
會講一點 還可以 很流利
6. 說「越南話」的流利程度：完全聽不懂 會聽不會講
會講一點 還可以 很流利
7. 記音點：同奈 北江 其他_____

二、〔ts^h~s〕變異

編號	例字	ts ^h	s	兩讀	其他音	不會講
1	「蟲」e					
2	買「菜」					
3	「賊」e					
4	「出」來					
5	一「千」文					
6	初「七」					
7	牙「齒」					
8	「請」人客					
9	地生「草」					
10	坐「車」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 * 王士元：〈語言變化的詞彙透視〉，《語言研究》2（1982.11），頁 34-48。
- * 王士元、沈鐘偉：〈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1（1991.5），頁 15-33。
- 王連清：〈三島京語和河內京語語音初步比較〉，《語言研究》2（1984.11），頁 194-204。
- 吳靜宜：《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李如龍等：《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濟南大學出版社，1999。
- 辛世彪：〈海南閩語送氣音的消失及其相關問題〉，《語言研究》3（2005.9），頁 102-111。
- * 辛世彪：《海南閩語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洪惟仁、簡秀梅：〈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布：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收入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2，頁 173-210。
- * 范宏貴：《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 韋慶穩、覃國生編著：《壯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韋樹關：〈壯侗語族語言送氣音聲母來源論〉，《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998.1），頁 107-114。
-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徐富美：〈記越南艾話一種唇化舌根韻尾-kʰ/-ng^m音〉，收入胡松柏編：《客家方言調查與研究——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 234-241。
- * 徐富美：〈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全球客家研究》16（2021.5），頁 165-196。
- * 張均如：〈壯侗語族塞擦音的產生和發展〉，《民族語文》1（1983.3），頁 19-29。

張屏生：《臺灣客家之區域語言調查：高屏地區客家話多樣化現象研究》，臺北：客家委員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2。

*張屏生：《粵西閩語比較研究（一）》，高雄：阜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2014。

*張振興：〈廣東省雷州半島的方言分布〉，《方言》3（1986.8），頁204-218。

*梁敏編著：《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陳淑娟：〈關廟方言「出」歸「時」特點的地理分布及歷史形成——語言接觸的角度〉，《語文學報》11（2004.12），頁111-129。

陳曉錦：《廣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陳曉錦：〈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社區客家方言現狀〉，收入羅肇錦、陳秀琪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臺灣客家語文學會，2010，頁500-507。

傅氏梅、張維佳：〈越南留學生的漢語聲母偏誤分析〉，《世界漢語教學》2（2004.6），頁69-80。

維基百科「北寧省」條，《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F%A7%E7%9C%81>（2015年12月17日上網）。

劉村漢編：《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歐陽覺亞、程方、喻翠容編著：《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謝建猷：《廣西漢語方言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

羅肇錦：《客語語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Frans van Coetsem.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8.

Hopper, Paul J, and Ele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su, Fu-mei. "Language Contact and Sound Change of Ngai in the Province of Dong

- Nai.” In *The Linguistics of Vietnam: 30 Years of Re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dited by Nguyen Van Hiep et al.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2017, pp. 824-835.
- Hsu, Fu-mei, and Nguyen Van Chinh. “Contact-induced Changes in [ʔ] and [tsh] Sounds in Ngái Languag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Vietnam.” (forthcoming)
- Huỳnh, Công Tín (黃公信). *Tiếng Sài Gòn* (西貢話). Cần Thơ: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2013.
- Labov, William.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2.
- Sung, Margaret M. Y. “Phonology of Zhangp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1 (Jan. 1986), pp. 71-88.
- Thomason, Sarah Grey, and Terrence Kaufman.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Tổng cục Thống kê (統計總局). *Kết quả toàn bộ: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năm 2019* (全部結果：2019年人口及住房總調查). Hà Nội: Nxb Thống kê, 2020.
- Vũ Bá Hùng (武伯雄).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hệ thống ngữ âm tiếng Hoa (華語語音系統頭步探曉).” In *Tìm hiểu ngôn ngữ các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Việt Nam, Tập I* (越南的各少數民族言語探曉・第一輯), edited by Viện Ngôn ngữ học, Ủy ban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語言學院). Hà Nội: Viện Ngôn ngữ học, 1972, pp. 105-124.
- Weinreich, Uriel.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53 (1979).
- Winford, Donald. “Contact-induced Changes: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iachronica* 22.2 (Jan. 2005), pp. 373-42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Ping Sheng, *Yue Xi Min Yu Bi Jiao Yan 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ern-Min Dialect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1)] (Kaohsiung: Fushe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 Ltd., 2014).
- Fan Hong Gui, *Hua Nan Yu Dong Nan Ya Xiang Guan Min Zu*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s Peoples]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04).
- Hsu Fu Mei, “Ngai People between Ethnic Ngai and Ethnic Hoa in Vietnam” in *Global Hakka Studies* 16 (May. 2021), pp. 155-186.
- Liang Min, *Dong Yu Jian Zhi* [A Brief Record of the Sungp Gaeml Language]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1980).
- Wang William Shi-Yuan, “The Lexical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hange” i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Nov. 1982), pp. 34-48.
- Wang William Shi-Yuan & Shen Zhong Wei, “Dynamic Description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May. 1991), pp. 15-33.
- Wei Qing Wen & Qin Guo Sheng, *Zhuang Yu Jian Zhi* [A Brief Record of the Vahcuengh Language]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1980).
- Xin Shi Biao, *Hai Nan Min Yu Bi Jiao Yan 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n Dialects in Hainan Provinc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Zhang Jun Ru,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ffricates in Tai-Kadai Languages”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 (Mar. 1983), pp. 19-29.
- Zhang Zhen Xing, “Distribution of Dialects in Leizhou Peninsula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Dialect* 3 (Aug. 1986), pp. 204-218.

